

下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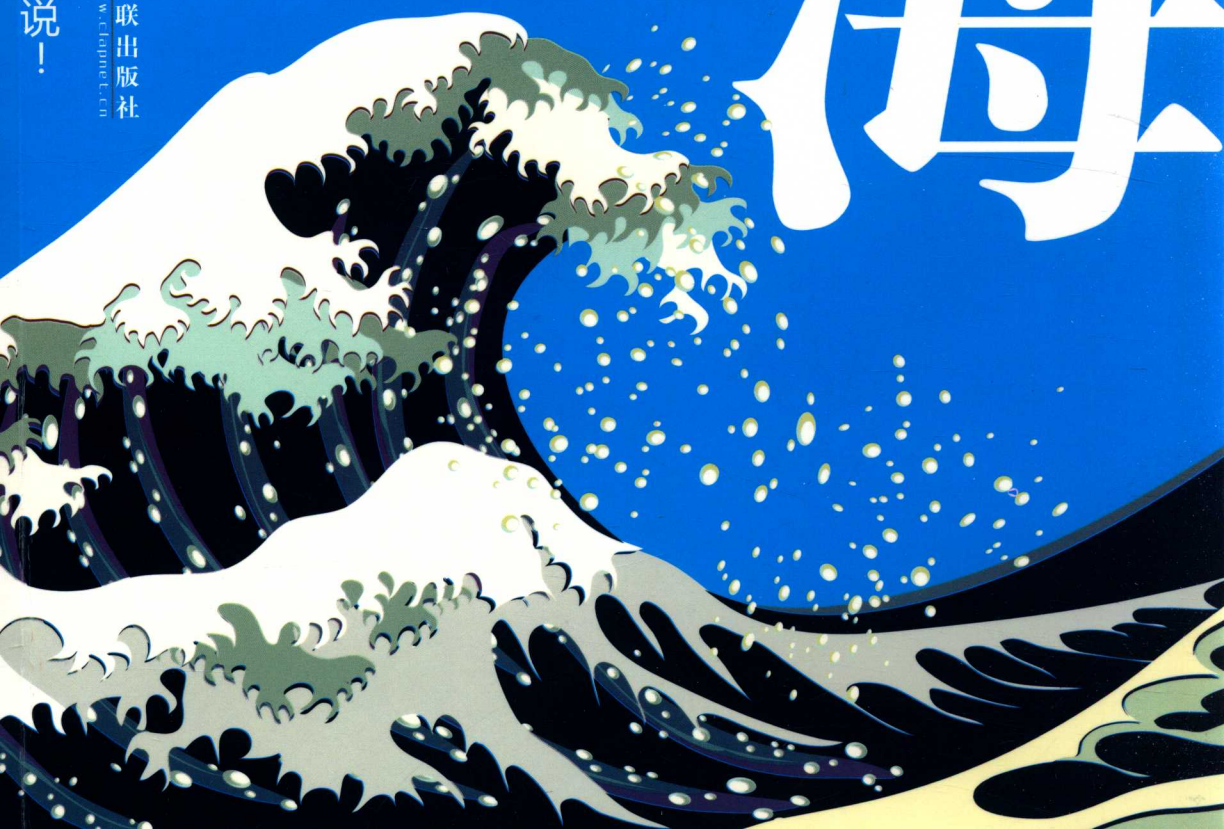
蜀山野驴 著

生于喧嚣年代·第一部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TEL: 010-65001111
WWW.CFLCP.COM

一部彻底讲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生态的自传体小说！



生于喧嚣年代·第一部

中国文联出版社
http://www.cljppc.cn

下

蜀山野驴 著

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于喧嚣年代 . 第 1 部 , 下海 / 蜀山野驴著 . -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 , 2015.5

ISBN 978-7-5059-9936-7

I . ①生… II . ①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4909 号

生于喧嚣年代 第一部 下海

著 者 : 蜀山野驴

出 版 人 : 朱 庆

终 审 人 : 奚 耀 华

复 审 人 : 周劲松

责任编辑 : 曹 艺 凡

责任校对 : 郭文静

封面设计 : 钟 原

责任印制 : 陈 晨

出版发行 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, 100125

电 话 : 010-6538914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 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 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 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 : clap@clapnet.cn caoyf@clapnet.cn

印 刷 : 重庆市白合印刷厂

装 订 : 重庆市白合印刷厂

法律顾问 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 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 : 220 千字 印 张 : 16.75

版 次 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59-9936-7

定 价 : 32.0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从千万富翁到身负千万债务的囚徒	01
第 二 章	没想到，邪路都走得这么坎坷	15
第 三 章	随着那枚烟头闯进我的饭盒，我成了校园明星	33
第 四 章	阳光洒在盛夏的校园，明亮而眩目	45
第 五 章	一张提货单终于让一笔横财狠狠击中我	57
第 六 章	这张神奇的借条，让我的命运彻底改变	71
第 七 章	从现在起，我们的天下就要靠拳头打出来	91
第 八 章	这世界踩不死你，就让它跪在你脚下	113
第 九 章	机会总在不停的折腾中产生	131
第 十 章	我们只是两个寂寞的路人，到站就要分手	145
第十一章	神奇的友谊像指南针一般精确地指向利益	165
第十二章	我们躲过了一个坑，又要掉进另一个井	181
第十三章	阳光有力地打在我涅槃后平静的脸上	195
第十四章	今天，命运长得像美丽的天使	209
第十五章	这世界从来没有不付出代价的成功	221
第十六章	这颗种子，最终会长成大树还是小草？	243



第一章

从千万富翁到身负千万债务的囚徒

1

走过布满碎玻璃的沙滩，来到防浪堤尽头的观海亭。海风呼啸，人影寂寥。黑暗中，墨绿色的海浪大团大团地向远处岸边蠕动。

“结束了吗？”我问自己。背包里塞着七八个公章，一堆营业执照。兜里还有三十多张百元大钞。这是近年来自己最阔气的一次穷途末路。破船三千钉，浪费可耻啊。

为了筹备这壮怀激烈的一跳，我已默然站立了十多分钟。

不远处的栏杆旁，有一对正在幽暗中相互摸索的男女，亲热间隙不时朝我张望。同一片飞檐下，自己幽灵般的黑色身影，令两人有些放不开手脚，只能耐心等待我完事。不是我故意磨蹭，可跳海这事儿没法追求效率，得慢慢酝酿。我点燃第四支烟时，男子已不耐烦，愤然开始深入探索，女子忍不住轻声呻吟起来。现场春宫戏旁，自己站成雕塑，凝望夜潮，非礼勿视。这无情的世界，计划中一次庄严的跳海，却被身旁阵阵吟叫声搅扰，心志没坚硬，下身却猥琐地起了反应，一时竟泄了长啸而去的底气。

呆在岸上，仍然无路可走。

这已是我第三次破产。前两次还是破产商贩和破产企业家，破得理直气壮。可这次，却成了一个窝囊破产的骗子，被同伙出卖，被警察搜捕，还欠着一千多万债务。哀莫大于心死，不死也坐吃山空。这样苟延残喘，实在了无生趣。

夜潮滚涌，当真的面对夜色中泛着寒光的墨色海浪，那股对生命的眷恋油然而生。我伫立良久，想象着扎进又冷又邪恶的海水里被憋成浮肿死狗，不禁有些动摇。原计划的一声长啸终于变成一声叹息。我黯然转身离开防浪堤，告别了大海和身旁那对仍在苟且的男女。在离海滩两站路的老居民区，随意找了家50元一晚的招待所住下。

在狭窄的房间里，我叼着香烟，把最后的钱分成10份。按每天300元的奢侈标准打发余生。这年月，300元差不多是都市小职员一个月的薪水。既然没有未来，就得拿出点自暴自弃的气度。每天早饭后，我徒步穿过闹市，来到海边呆坐，看海；每晚两瓶青岛啤酒，一份小葱豆腐，一盘白灼基围虾。等待最后的山穷水尽。

1994年的青岛仲夏，晴空湛蓝。海边山坡上散落着一些德国人留下的老别墅，外墙斑驳骨架却结实如碉堡；旁边还有一些仿欧式房屋，像披西装打领带穿球鞋的街头混混，猥琐地蹲在这帮老绅士周围。坐在八大关的石级上，看远处隐隐约约的海，阳光下，我念叨着很多励志名言，鼓励自己继续坑蒙拐骗，顽强活下去。远处海滨浴场上，下饺子般戏水的密密人群，给人热腾腾的生活愿景。生活还在继续，太阳还在炽热闪亮，兜里还有一摞百元大钞，心里仍翻滚着渴望享乐的汨汨阳气。当夕阳西下，天渐黑，海滩人渐渐散去，路灯有气无力亮起，这才发现自己像被一针戳破的气球。翻卷着玻璃碴和白色泡沫的夜潮中，视野所达之处，海浪如无边债务滚滚而来，背后仿佛有警笛呼啸过往，正道邪路两茫茫，哀莫大于幻灭。

“黑夜是一种最古老的深渊。”在走投无路的夜晚思考人生，无论从哪个方向开始思索，最终都回归到：是浪漫跳海，还是平淡地用一瓶安眠药来寻求解脱？深夜在浅浅睡眠中睁眼醒来，忽然坠入深不见底的荒谬中，一支接一支抽烟，看黑暗中被烟头烫出的那一星光亮，睡不着。拉开灯，数钱，数着剩下的日子。妈的，想多活几天，就得省着点花。可多活几天有意思吗？没劲。

当清晨阳光照透窗帘，那股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念头瞬间如火苗腾起。内心像一座诈降的兵营，蓄着汨汨沸油等待一颗火星。看着窗外熠熠生辉的世界，我快乐地把剩下的1000多块，又分成了10份……

2

广州远达公司破产前夕，我遣散了全部公司员工。

袁律师在结算完服务费后，真诚地对我说：“余董，千万别逃跑，那样的话，债主们一报案，你就成了经济诈骗犯。只要你人在，你无非是经营失误，可以要求按《公司法》进行清算，甚至可以把公司维持下去……”

人去楼空那些天，我硬着头皮端坐在气派的董事长办公室，将公司办公室的门全部打开。顾盼之间，觉得自己仿佛当年诸葛亮，大开空城，羽扇轻摇。

只可惜来访经销商没有司马懿的智商，他们看见门开着便径自走了进来。

“你们公司人呢？什么时候给我们发货？”我被这些虾兵蟹将盘问得不胜其烦。回答简化到一句：通知你们老板，下星期五在这里举行公司重要的新闻发布会。从此，不论谁来，问我什么，我总是重复这句话。为了方便外地经销商，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一一翻着电话本通知，让他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公司共商大计。

为了迎接经销商们驾临，我做好了充分准备。

首先，在自己住房和办公室里堆放了大量方便面和袋装食品，以免他们变成债主后，怒断我的粮草。凭着我丰富的躲债经验，最初几周，债主们情绪通常非常激动，为此，我还购买了充足的创可贴、云南白药、麝香虎骨膏等疗伤药品，以备不测。其次，在办公室里，我将几年来公司的账册、凭证整整齐齐堆放在纸箱里，供债主们随时翻阅。最后，索性将个人财产及公司剩余资产耐心清理造册，仔细一算，除了废纸般的1500万法人股，加上奔驰车、办公家具、我家里一屋子家当，竟然还有上百万市值。可挖掘潜力不小。我将股权证、车钥匙、房产证等值钱家当都装进一只鞋盒里，以争取坦白从宽的政策。一天傍晚，我下楼吃面，忽发奇想，跟老板说道：“老板，我每天这样付现金太麻烦，干脆先拿1000块给你，以后每次给我记账好不好？”就这样，自己阔气地扔下十张百元钞票，成为这家面馆第一个记账消费的VIP客户。狡兔三窟，我已全部开凿完毕。

我疲惫而欣慰地躺在办公室沙发上等待破产大会来临。

大会开幕那天，公司里盛况空前。小小会议室里挤着五六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经销商。登场前，我已在卫生间镜子前审视了十多分钟。自己一身笔挺的观奇洋服，脚下是铮亮的鳄鱼皮鞋，雪白的衬衣映衬着胸前光彩熠熠的都彭领带。头发纹丝不乱，神色沉稳自如，目光决绝而坚定。恍神之间，我以为自己即将出席一个大型宴会，为赢得台下山呼海啸的掌声而刻意打扮。

“各位老板，各位朋友，让大家久等了。”我的目光扫过台下，会场一片安静，“今天让大家千里迢迢来这里，实在万不得已。公司面临生死存亡的大关口，现在远达公司的命运就在各位一念之间，希望大家能像以往一样鼎力相助。”

我曾经看过一句古话：取法其上，得乎其中。此刻如果直接向大家宣布破产清算，台下几十个烟灰缸会不约而同飞上来，这帮鞋匠的表达方式自己非常清楚。我首先表示出挽回败局的决心和勇气，如果大家不给机会，那也只好进

入清算程序。我沉痛地向大家介绍了公司近期对法人股投资的重大失误，以及在关键时刻银行釜底抽薪，收回贷款，让我们陷入了暂时危机。作为公司董事长，我表达了自己难以旁贷的责任，并表示，如果大家能继续支持，我将有信心反败为胜，在半年内将大家的货款结清。

会场内一片沉默，众人似乎一时没回过神来。终于，一声呼喊结束了台上台下温情脉脉的对视。

“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？”一个经销商大声问道。

“简单说吧，还完贷款后，目前公司只剩下几万元流动资金。目前，主要的问题是，华伦公司不再供货，否则我们的业务没有太大问题。”

华伦公司代表孙律师终于按捺不住，起身道：“余总，你现在不但欠我们600万货款，而且已经三个月没有结算了。根据协议，我们必须取消你的总经销权，同时还要对你提起诉讼。”

“大家听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的主要问题。”

“那我们的分销保证金怎么办？”经销商们纷纷嚷了起来。

我避重就轻回答道：“如果华伦公司能够再续签半年的总经销权，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。”

“那绝不可能。”孙律师决绝地说道。

“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只有提议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”我很无辜地把公司生死大权转交到华伦公司手上，竭力想转移大家的目标。

“我操你祖宗，老子大老远跑来，不是听你球叫唤。今天不还钱，老子一把火点了这儿。”湖南的老秦率先吼叫起来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老秦的呐喊赢得了山呼海啸般共鸣。经销商们情绪激动起来，纷纷放出狠话，要么踏平本店，将这里夷为平地；要么是乱刃相加，将我大卸八块。我冷冷地看着台下沸腾的场面，始终不动声色。大家吼叫、暴跳了十多分钟，我始终一言不发。老秦示意大家先安静，看我怎么表态。

“余总，今天情况你看清楚了。不退钱是不可能的。说吧，我们等你答复。”老秦说道。

我环顾一周，非常冷静地问道：“各位，你们今天是想来发气，还是想来解决问题？”我顿了顿，继续道，“如果想解决问题，我提三个方案：上策，保持现有供货关系，我保证在半年内与华伦公司结清账款，并逐渐归还各位保证金；中策，华伦公司直接与各位合作，本公司欠各位的保证金全部转为对华伦公司的欠款；下策，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”

我拿出那只鞋盒，放在讲台上：“这里是公司和我的全部家当。面值 1500 万元的法人股，两台汽车的钥匙，房产证，还有手表、金笔……我把公司家底都给各位交待了。现在，决定权在各位手中。当然，如果各位还不满意，认为我的命值得 1000 万，也可以拿去抵债。我暂时在外面等着，希望大家能尽快讨论出个结果。”

说完，我大义凛然走出会议室，回到办公室沙发上，点起一支香烟，狠狠地舒了口气。会议室里吵嚷不断，各位老板正费力讨论着我的命运。自己反而有了豁出去的轻松。一旦表达了要钱没有、要命一条的态度，多日来压在眉间心上的焦虑竟然一时消解。我感到一种破罐破摔的快乐。

会议室里的争论比我想象的还要激烈。已有半个多小时过去，仍不见有一致结果。

“真是劣根性啊。”我长叹一声。真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想的。鱼肉躺在案板上都等得不耐烦了，而主刀的人却迟迟不知该从何下手。

我将脚跷到茶几上闭目养神。会议室里拍案而起的争执声震四涯，我太累了，竟然昏昏睡去。

老秦他们出来传唤我时，见我居然嚣张地待在案板上熟睡，便愤然踢翻沙发，又跟几个家伙一路揪住我衣领来到会议室，让我从容不迫的风度很难施展。在讲台上，我恼火地推开他们：“手拿开，给我放尊重些。”

当着众人面，我慢慢整理好衣服。然后，以一副大无畏的欠揍神情向台下发问：“怎么样？各位，商量出结果了么？”

场内又是一片哗然，各地方言版的脏话配着口水汹涌而来。华伦公司孙律师起身示意大家安静。

“我来汇总一下大家的意见吧。”孙律师起身发言道，“我们经过反复讨论，形成的意见也只有三条。首先，我们不能同意你提出的任何一项解决方案；第二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对你提起诉讼，不但会请求法院查封远达公司的全部资产，还要查封你所有的个人资产；第三，这段时间，我们要派驻审计人员仔细审查你公司的账目，如果发现蓄意抽逃资金，那么我们就要将你移交到公安或检察机关，以经济诈骗名义对你进行起诉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便吧。”我死硬到底，保持着冷漠镇定。

当我走向门边时，却被几个经销商毫不犹豫地拦住。

“这算什么？怕我逃跑？要跑我早跑了，还需要等你们来了再行动？”我

轻蔑地对拦着我的几个家伙道。

“余总，你最好配合些。我们马上就要对贵公司全面审计，在这期间，希望你能全程参与。刚才我们已经形成一致意见，审计期间，只有委屈你暂时住在这里了。”孙律师在我背后冷冷说道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非法拘禁？姓孙的，你是律师，不要知法犯法。”我火冒三丈，对孙律师大声吼道。

话音刚落，自己脸上便狠狠地挨了一拳，把我大义凛然的造型打得七零八落。我踉跄着跌在墙壁旁，恍眼看去，老秦和几个家伙已经逼近身边，一个家伙举着椅子狠狠砸来，我举起右臂下意识地去挡，一声巨响之后，手臂疼痛难当，只好顺势倒在地上。根据自己以往丰富的挨揍经验，在这种不利局面下，只有全面收缩身体，抱头缩裆，将关键部位保护好。一阵雨点般的拳脚倾泻而来，我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

“大家先别动手，听我说，听我说……”

先是没人理睬孙律师，渐渐大家发现听不到我的声气，以为我已经撒手西去了，这才纷纷停住手脚。

最后一脚是老秦踢出的：“少跟老子装死狗。刚才不是那么横么？再来呀。”

我趴在地上，全身有一种七零八落的破碎感。老秦的话让我气冲丹田，多少年了，自己始终没有摆脱这种被人群殴的命运。我几经挣扎扶着墙慢慢站起来，血流满了脸颊。一屋子人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捂了捂胸口，艰难但坚决地对老秦说道：“姓秦的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但你这王八蛋不要忘了，当年你手头紧时，我是怎么帮你的。你今天干脆就给个痛快，打死我算了。”

老秦愣在一边，一副恼羞成怒，又有些理亏的尴尬神情。

“你们让开，老子今天就成全他了。”老秦为了面子还想冲过来，一只手挡在了他面前。

“行了，老秦，这家伙怎么说也是一条汉子。大家打也打了，气也该消了，得想办法解决问题了。”

我透过血水模糊的视线，看见在关键时刻主持江湖道义的，竟然是平时跟我不大合得来的经销商老周。

“那也不能这么便宜了他。”老秦气哼哼说道。

孙律师这时候一反常态，关切地打量着他面前这个血人。

“还是先给他包扎一下。要是把他打残送进医院，我们找谁还债？”孙律师说着递过来纸巾，“擦擦吧。”

“你不代表华伦公司踢几脚？要是下不了手，就给老子滚一边去。”我像一头被激怒的恶狼，已经疯狂起来。

孙律师被我血水纵横的凶恶神情吓退了几步。我很想趁着自己这副血肉模糊的造型，再发表一次感人至深的演讲。但身上千疮百孔，到处血流不止，一阵晕眩感袭来，我险些再次跌倒。

“够了。”一个声音从后排传来，我依稀听出是刘大姐。在我实在撑不住要向下软倒时，她已经走过来扶住了我。

“你们大家都听我说几句。”刘大姐向大家说道，“刚来的时候，听说几十万说没就没了，我也非常生气。大家做这行生意，钱确实不好挣。不过将心比心，你们是不是一直干干净净，从来没有欠过别人钱？老余当年宽裕的时候，亏待过我们哪个？要是我们哪天落难了，是不是也会这样，被以往的生意伙伴往死里打？”

刚才被暴打时，我穷且弥坚，不露一分怯意。但刘大姐一番话，让我再也坚持不住了。我紧握她的手，眼泪还没来得及冲出眼眶，身体便慢慢倒在了地上……

3

像电影镜头一般，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身在病床。医生说失血较多，还有脑震荡。自己觉得丧失最多的不是智力，而是语言。从醒来开始，便什么话也不想说。听护士描述，我猜到是刘大姐送我来的医院。她来探望时，我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
“兄弟，别灰心。我那50万，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说吧。大姐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，这次过来，身上没带多少现金，现在手头只有两千多块，你先拿着养伤。我那边还有一大堆事儿，得先走了。兄弟，听我一句话，三穷三富不到老，难过也得过。当年在我们这个圈子，你也算是大老板，如今落难了，不要总觉得委屈。千万记着，能活下去就有机会。”

我躺在床上，渐渐平静下来。脑震荡给我带来了头上的绷带、时有的晕眩感和意想不到的思维方式。一种全新观念即将脱颖而出，它跳跃、异端，充满颠覆色彩。在晕眩发作间隙，我将这些破碎的思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逻辑串接在一起：将我的债主们召集起来，成立股份制公司，债权统统转为股份。老子行游四方，能骗则骗，能挣则挣。是啊，活下去就有机会。千万不要让老子缓

过气来，有朝一日让我再次飞黄腾达，一定十倍奉还，不管是报恩，还是报仇。

债主们开始轮流来看望我。我突然明白，自己现在身价上千万，即使我想破罐子破摔，债主们也不会答应了。

我的床头开始摆放起各式各样营养品，床前开始响起各式各样恭维话。不管是慰问品还是慰问话，自己一律装聋作哑，照单全收。这些几天前曾对我施展拳脚的混蛋，现在正以一种忏悔心态关注着我的病情，特别是得知我脑震荡后，深深后悔。远达公司董事长，如果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哪怕是智商减半，也是债主们的巨大损失，归还欠款的希望将变得异常渺茫。

老秦也出场了，诺诺连声，还没怎么开口，便被我骂得狼狈地滚出病房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审视起自己病态的仇恨观。早年被人追债，打得七荤八素、头破血流，自己其实也表示了理解。现在是否因为自己当过几天老板，欠债挨打的心态变得不再像当初那么纯洁？这种念头仅仅一闪而过。一想到这么多年身经百战，挨揍无数，却第一次被打成脑震荡，一时气血上涌，倍感颜面扫地，心理变得严重失衡。

华伦的孙律师和刘副总来看望我时，我已经可以抽烟了。对待他们，我更是顾窗外而吞云吐雾，旁若无人。

“刘总，孙律师，老子好歹也是一个公司董事长，最风光时候也有几千万身家，现在让你们毁成这个样子。今后还怎么做？人被打了，面子没了，在本地是混不下去了。你们的债就别指望了。老子现在就盼着你们赶快告我，一旦坐了班房，政府管吃管住，什么球的债务，跟老子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等着海枯石烂、六月飞雪吧……”

我得意扬扬地看着两人灰溜溜离开的背影。民不畏挨揍，奈何以拳脚惧之？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就等着这帮贱人来伺候着。想着想着，一股躺地装死狗而后生的无赖精神油然而生。

两个多月，我一直哼哼唧唧，轮流表现出头晕、目眩、发呕等症状，躺到后背快要长疮时，才磨蹭出院。几个肇事债主不仅含泪结账，还备好了一辆别克车前来迎接。我毫不在意，根本不问到哪里就一屁股坐了进去。

“开车。”我像是对自己的司机一样，对前排驾驶员说道。

一个债主笑了起来：“余总，您可真能耐，也不问问去哪里？”

“有这个必要么？”我反问道，“老子把房子、车子、股票还有公司全部都交给你们了。现在身无分文，去哪儿不一样？你们请饭，我就张口；你们举刀，

我就伸头。”

“行。大哥，我服了。欠了钱还能这么牛，真让兄弟们开眼界。”

几个家伙竟然把我送回了家里，这倒让我大为意外。我环顾着熟悉的房间，禁不住有些感伤。除了曾经生活的痕迹，这里的東西很快将不再属于我。从父亲留下的陈旧老屋，到我自立门户租住的小屋，再到这个装修豪华的两室一厅大房子，几年之内，我居然已败掉三个家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流浪汉。像我这样的败家子，几年就给自己搞一次沧海桑田。屋里的40寸东芝大彩电、顶级三洋音响、日立大冰箱，以及满屋的欧式装修，奢侈的手工地毯，代表着自己鼎盛时期的财力和时光，而今，一切都将付之流水。盛衰兴亡的走势，在别人那里是一根抛物线，在我的命运中，却是一段忽上忽下的心电图。

我洗完澡，换好衣服，开始坐在沙发上消化一脑子问号。思前想后，只有一点不容置疑，门口一定安着明岗暗哨。我打开门，呵，比我料想的还直接。门口站着两个穿着黑色背心的小伙子，但不像是道上混的朋友。

“嘿，兄弟，进来坐吧，在门口站着多累。”我老练地对两人打着招呼。

两个家伙相互看看，见我既没有恶意，也不像准备了菜刀之类兵器，犹豫片刻，便跟着我进了房间。

“余总，我们也是受公司指令，您千万别介意。”

“坐吧，别客气。”我从冰箱里拿出当初储备的啤酒和饮料，摆在茶几上，算是办招待。广州五月，已经热得出奇。我打开一罐啤酒，自斟自饮起来，两人见我毫不见外，便也跟着开了啤酒。

啤酒沁入了嘴，也沁入了心脾。在医院整整呆了两个多月，感觉与大千世界悬隔久远，一种渴望生活的感伤油然而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再是一个拥有千万财富的老板，而是身负千万债务的囚徒，这两个愣头愣脑的家伙便是我的看守。

4

孙律师和刘总来造访，推门就愣住了。

我正和两个保安打牌，茶几上堆满烟盒、空酒瓶和袋装食品。我们都穿着短裤背心，叼着香烟，相互骂骂咧咧，一副多年知交的亲密神情。他们进门后，不仅我没有表露出惊讶神情，两个小伙子也仅仅是片刻尴尬拂过脸上，然后以主人的姿态，热情地为两位客人让座。

“小方，给你老板开两罐可乐。”我叼着烟，眼睛看着手上的牌，对其中一个保安发号施令道。

“余总，不客气。我们找你有正事儿谈。你们两个先出去。”刘总对两人挥挥手，让他们退下。

我不耐烦地扔下手中的牌，顺手打开电视。对两个不速之客爱理不理。

“余总，我们的来意你应该清楚。现在你伤也养好了，我们该解决正事了。”孙律师仍然保持着一副欠揍的正义姿态。

“什么正事？我们先讨论暴力伤害的善后呢，还是商量非法拘禁的后果呢？”

“我们经过一个月审计，发现贵公司有大量资金抽逃的痕迹。余总，我再把话说直白些。我们希望你能够想一些办法，比如说突然想起还有一个秘密账户，给我们尽可能地挽回损失。否则……”孙律师肃然道。

“否则，你们就会将我扭送派出所？告我欠债不还？太可笑了！远达公司是私营企业，账务处理有些不规范，那很正常。如果这样都能成为定罪理由，中国90%的民营企业都该进班房了。”我抓住漏洞，予以狠狠的反击。

“余总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充分证据，证明你们恶意抽逃资金。如果你执意保持现在这种态度，我们一定将你告上法庭。关键是，你现在根本没有实力跟我们进行法庭之外的较量。所以，一旦起诉，我们有办法让你至少坐十年大牢。”

我陷入了短暂沉默。自己百密一疏，在公司解体前混乱时分，没有对公司账目进行调整和美化。以公司当年那种运作方式，财务漏洞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。这些年又经过内耗，公司账目更加破绽百出。如今自己独撑危局，所有烂账便顺理成章地扣在了我的头上，实在百口莫辩。

见我若有所思，气焰收敛，刘总继续强势攻心。

“余总，我们没时间在你这儿挤牙膏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你得拿一个彻底解决方案。否则，公司通知我们，三天后，对你提起诉讼。想想吧，余总，你今年还不到30岁，今后还有不少飞黄腾达的机会，何必为这一点小钱，自断前程呢？”

“你们这是最后通牒么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你理解得很正确。”孙律师道。

“刘总，就没有别的办法通融通融了？”我恳切问道。

“除了无条件还钱，别无他法了。”刘总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我长叹道：“那好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彻底死心了。现在，我就给你们一

个明确表态。第一，远达公司目前经营遇到困难，经过财务核算，已经资不抵债。根据《公司法》，应该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；第二，我已经将公司剩余的所有资产包括我的私人财产，全部登记造册，对债权人进行了移交。对了，就装在那天我交给你们的那只鞋盒里；第三，公司运作中，由于我监控不严，致使账务管理混乱，对此我表示深切遗憾；第四，在处理公司善后事宜全过程中，我自始至终都本着负责态度，没有一走了之，却先遭到恶意人身伤害，继而又必须接受被软禁的现实。综上，我对你们这些债主已经仁至义尽，你们执意要对我除之而后快，我也无话可说，你们请自便吧。”

两个人听得面面相觑，在经历了办公室围殴，医院死缠，持续半多月软禁之后，我的态度竟然绕了一圈，又回到了当初我公布信息时的正式外交辞令。

为了探知我的最后底线，刘总打破了沉默。

“余总，如果你保持这种不配合态度，那就不要怪我们把事情做绝了。”

“一切请便。我相信司法机关，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判决。况且，像我这样的性情中人，会不会在法庭辩论过程中，情急之下，将多年来为贵公司虚开发票，过账瞒税的事情也一并作为呈堂证供，确实也很难说。”

“这绝不可能。”孙律师义正词严否认道。

“孙律师，我那个财务经理是个十足的蠢材。我告诫过他多少次，虚开发票时，一定要正式开票，要堂堂正正地作假，千万不要开成鸳鸯票。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，每次总是为蝇头小利惹麻烦。他总是在填写发票面单时，将实际数字乘以十，而底单数字却保持不变。为了减少麻烦，我将这些底单统统收藏起来，相信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公开示人。”

房间里陷入了短暂沉默。对面两个人，似乎还没从占尽主动的位置上转换过来。

“老余，吴总可是本地手眼通天的人物，就算不上法庭，也会请道上的朋友来找你麻烦。如果你顽抗到底，那他会不会采用其他手段，就真不好说了。”刘总一脸诚恳地威胁我道。

“两位，我绝不为难你们。请回去告诉你们吴总，当年他认我这个兄弟的时候，曾经让我派车接送过他二老婆给他生的小儿子，那所学校我大概还记得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肯定没办法跟吴老板抗衡了。但我还是有几个朋友，必要时，他们可以帮着我那个孩子接到陕西或云南的某个农民家里。”

半小时之内，我已经将两个家伙逼到了不能动弹的死角上。沉默了整整一支烟的时间，终于，刘总放弃了抵抗，向饱受奴役的债务人虚心请教。

“余总，我们确实不能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去，真的要被炒鱿鱼。无论如何，你得给我们指条明路。看在这么多年相处合作份上，兄弟，算我们求你了。”

“恐怕不是炒鱿鱼这么简单吧？”

刘总看了看孙律师，欲言又止，旁边孙律师却明确地摇头示意。

“行了，你们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我等着见吴总，让他跟我谈。”我懒洋洋地躺回沙发上，悠闲地点起一支烟仰面吞吐。这两个家伙一定有鬼。

刘总这下真的急了，他拉着孙律师往外走：“余总，你稍等。”

这预示着等会儿他们回来时，将有重要事情向我宣布。

10分钟之后，两人满脸凝重地从外面走进来。

“余总，我们想跟你谈一笔生意。”刘总像是鼓足了勇气，带着拉我下水的暧昧神情。

“我现在一无所有，大家还有什么生意可谈？”

“我们商量过了，与其帮老板苦苦收账，还不如大家一起合伙发财。大家都是打工仔，就算我们一分不少把你欠公司的钱收齐，公司也不会发一分钱奖金。余总，我们觉得你确实是个人才，大家成为敌人，不如成为朋友。我们这里正好有一单生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来合作一把，利润大家平分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我保持着漫不经心的模样。

“我们手上有许多客户资源，也有很多货源。有些订单，不一定要经过公司，可以由我们直接找到下家。这样一来，中间差价就成了我们的利润。为了这样的生意，我们特意注册了一家公司，专门做这些转手买卖。既然大家这么有缘，我们就干脆拉你也入伙。凭你的心理素质和经验，一定马到成功。我们想让你作这家新公司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，也让你能够东山再起。”

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给欠钱不还的老赖赠送股份，还给一个董事长位置？这么多年，大街上有多少个钱包丢在我眼前，自己都视若无睹，自然也没有被当成猪猡狠狠宰杀的后话。

“对不起，二位。我没明白你们在说什么。你看，就算我坚持不还钱，你们也不能给我既送股份，又送生意。天下哪有这样的事？脑震荡晚期也推不出这逻辑嘛。”

“生意和股份都不会白送。我们需要你用这个公司赚的钱来还账。”

“听着像那么回事。可你们都不想为华伦公司卖命，干吗还要我继续还钱？”

刘总颇为光火地问我道：“是不是我不说清楚，你就不干？”

“没错。既然大家是合作伙伴，就必须了解彼此诚意。否则，一切免谈。”

我在显露威武不能屈的坚定后，此刻又流露着富贵不能淫的高尚表情。

刘总一咬牙，说道：“好吧，反正大家都走投无路了，说了也无妨。我实话实说，我们其实也欠着华伦公司几百万，只是吴总现在还没发现而已。本来准备用这些钱在股市里赚钱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。如果短时间里，不及时还上亏空，被他发现了，我们可就没命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。大不了像我这样，被暴打，被软禁。”

“可没有这么简单。像他那样心狠手辣的人，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我们拼命逼你还钱，还不是想拆东墙补西墙。谁知道你软硬不吃。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倒不如一起想办法。”刘总无奈地叹道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确实无法再怀疑他们的诚意了。

5

除了对法人代表一职争论不休，我们的合作已经进入了实操阶段。对这一职务，我坚辞不受。理由非常充分：自己巨额债务在身，不能连累了公司。刘总拒绝的理由也很正当，他身在曹营，必须有效利用华伦公司副总身份，决不能暴露。孙律师就更强硬地表示，他必须保持法律工作者的独立身份，才能赢得信任。

眼看合作的第一步就要陷入僵局。刘总灵机一动：“要不，咱们去劳务市场看看。”我们心照不宣，相视一笑。

广州的劳务市场可谓海纳百川，天南海北的打工仔，穿着汗臭发酸的短裤，又脏又皱的T恤衫，皮肤黝黑，头发蓬乱地挤在车站附近的大院内，里三层外三层地汇聚着，万头攒动，人山人海。来招工的厂家代表、包工头身边，总被围得密密麻麻。在这龙蛇混杂之地，有为血汗工厂挑选苦力的，有为建筑工地挑选民工的，还有打着招女工幌子来招小姐的。整个劳务市场，唯独我们衣冠楚楚的三人，是来为公司挑选法人代表的。

“老板，你要什么工种？”

我们刚刚露出选人的样子，便被围困在求职民工的海洋中。

按照事先大致商议的招聘标准，我们奋力从人堆里拖出了几个候选人。毛遂自荐的人们密密麻麻地围住身边，不肯罢休，我们连推带搡，夺路而逃。

面试是在招待所里临时租的一个房间里进行的。经过三个评委反复斟酌，入围的三个民工中，被我拖出人群的小魏全票通过。理由很简单，小魏年仅27岁，